



在边疆的地球上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在边疆的大地上

——林基路的故事

谢 刚

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在边疆的大地上

——林基路的故事

谢 刚

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85,5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

统一书号：R11303·11 定价：0.91元

编者的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欣欣向荣。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正在茁壮成长。

少年儿童，今天是祖国的花朵，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主力军。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这套丛书，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继承他们的遗志，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这套丛书，由湖南、陕西、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力求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作者、教育工作者，都来支持这项工作，共同努力，把这套丛书编好。

目 录

第一章 边城风啸

- 一、春寒肆虐到几时.....(1)
- 二、赴宴督办府.....(6)
- 三、春天的脚步声.....(15)
- 四、扑不灭的火种.....(32)

第二章 龟兹春潮

- 一、扛行李卷儿上任的县长.....(43)
- 二、一个猜不透的谜.....(48)
- 三、白胡子老爹的悲欢.....(60)
- 四、私访大粮仓.....(71)
- 五、巴扎上的战斗.....(80)
- 六、古渡架新桥.....(89)
- 七、重逢在边疆.....(96)
- 八、为了孩子们.....(109)
- 九、古城秋月明.....(121)
- 十、严冬过后是阳春.....(130)

第三章 囚徒生涯

- 一、冰封大地.....(139)
 - 二、人生自古谁无死.....(148)
 - 三、慷慨悲壮《囚徒歌》.....(160)
- 后记.....(167)

第一章 边城风啸

一、春寒肆虐到几时

当夕阳收尽它最后一抹余晖，暮色渐渐笼罩迪化①边城的时候，座落在城郊南梁坡的一座二层小楼的窗口，伫立着一个穿着条绒上衣的年轻人。寒风轻轻地撩拨着他的衣襟，拂动着他那变得稀疏了的鬓发。他临风而立，久久地眺望这个与内地色彩迥然不同的城市。

他就是奉党中央的委派，几天前刚从延安辗转来到迪化的共产党员林基路。

已是春回大地的季节了，他的故乡广东省台山县早已是花红柳绿、春水盈盈；这塞外大地却依旧春寒料峭，中午刚刚开始消融的冰雪，此刻又冻得结结实

实的了。白间喧嚣嘈杂的窄街陋巷已渐渐沉寂下来。只有迟归的六根棍马车^②磕击着高低不平的路面，发出一阵阵咯登咯登的响声。一幢幢破旧民房的小窗口，正透出昏黄摇曳的灯影。低矮的烟囱里喷吐着一股股浓浓的黑烟。稍远处那座修得颇为巍峨壮观的清真寺拱顶建筑上，一弯孤冷的新月正伸向迷朦的夜空，她仿佛不忍看这冷冷清清的人间。

……眼前这沉寂的城市，沉寂的夜色与延安那充满着战斗的歌声，充满着沸腾激情的生活，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林基路是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后不久离开上海，经过西安奔赴延安的。革命的、抗战的延安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珍贵的印象。

在那里，他进了中央党校，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找到了曾久久思索过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他在延安虽然只生活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却深深地爱上了延安；爱上了那巍峨的宝塔山，爱上了那清清的延河水；爱上了那里的土窑洞，爱上了那里的小米饭；爱听那声绕山梁的信天游，爱看那生动诙谐的霸王鞭……

乍一离开延安来到这听不到抗战歌声，感受不到

春天气息的死气沉沉的边城，林基路真有点儿不习惯。

今天下午，党代表方林同志^③正式通知他，让他与不久前来到迪化的杨梅生、祁天民同志一起到新疆学院去工作。他将担任新疆学院的教务长。方林同志对他说：“由于帝国主义与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剥削，这个地区文化比较落后。新疆学院教学秩序很混乱，工作环境很复杂……我们的任务是：宣传抗日，宣传马列主义，抓好文化教育，培养新一代革命青年，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

接受任务之后，林基路立即踩着满街泥泞跑到那个由旧兵营改建的破败的学院去转了一遍，和一个职员闲聊了一会。这哪里是一所学校啊！正是上课时间，一个个教室里却没有几个学生，有的教室干脆锁着门。那位职员说，学校的学生多为混一个学衔，老师也多挂名领饷，真想认真读点书，认真搞点教育的学生与老师也无能为力……

从学校归来，一进办事处大门，林基路就向党代表方林的办公室走去，还没等方林同志放下正在阅读的报纸，林基路就开了口：“快开介绍信，明天我就去上班！那所学校简直乱七八糟……”

看着林基路那心急火燎的样子，方林同志笑了。

他放下手中的报纸，把林基路按在椅子上坐下，又倒了一杯茶，才开了口：“小林同志，别急嘛！……你要知道这里是新疆，不是延安。在这里，不能凭我们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介绍信去上班，要等督办公署下任命书才能去上任……”

“哦……”林基路点了点头。

方林同志用他那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继续说：“新疆是抗日的大后方，是国际援华物资运往抗日前线的重要交通线。盛世才表示拥护我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赞成“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的八项主张。可是，此人在本质上却是个野心勃勃的封建军阀。经请示中央，已同意选派一些同志到他们的政府部门去工作。但环境是十分复杂的，过于性急还不行啊……”说着，方林同志拍了拍林基路的肩膀，还递给了他几份有关新疆历史、风情与盛世才其人的资料，“趁去上任之前的空隙，看点材料，多了解点情况吧……”

听了这一席话，林基路笑了。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方林那浓眉大眼，突出的有个性的颧骨，心想：党代表也不过才三十刚出头的年龄吧，竟这么成熟，这么持重！他十分信赖地点了点头，接过那几份材料，默默咀嚼着方林的话，走出了门。

整个下午到入晚，林基路坐在办事处二楼的办公室里，翻阅着那几份材料。尤其是那份关于盛世才的家世与生平的材料，分明是勾勒出了一个野心家的奋斗史。方林同志的话是对的。新疆的环境是复杂的……但也正如方林同志所说：“春风总是会吹过玉门关的。”共产党人就是春风，就是春雨。一旦和边疆的大地，边疆的人民结合在一起，就一定能迎来塞外的春天！

此刻，面对这料峭的寒风，面对这被夜幕笼罩的陌生的迪化城，林基路正心潮澎湃。看这袭人的春寒，尚能肆虐到几时？

①新疆乌鲁木齐市，解放前称为迪化。

②六根棍马车：一种在新疆常见的简易马车。

③方林：邓发同志在新疆的化名。

二、赴宴督办府

就在林基路渴望工作、渴望斗争、焦急地等待着督办公署“任命”的时候，党代表方林同志通知他：盛世才邀请从延安新来的同志“赴宴洗尘”。

汽车在泥泞的街市缓缓地行驶着。路过一个巷口，林基路远远地就看见一辆马车被陷进泥潭，一个维吾尔族老人正在一旁吆喝赶车。路边摆烤肉摊、莫合烟摊的小商贩们都不得不停下买卖，去帮助推车。

“这是怎么回事？”林基路颇为惊奇。

司机是个爽朗的年轻人：“你们怕是刚来迪化的吧？这马车陷进泥坑里又算得了什么，有的巷子里污水坑能把高头大马整个淹没呢！”我们这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晴天满街土，
下雨三尺泥，
淹死驴马驼，
听来未足奇。”

司机一面说着，一面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林基路愣住了。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在丝绸之路上曾有过上千年繁荣兴旺的历史。近二十年来，新疆的执政者又常常十分得意地把新疆称为“世外桃源”。万万没有想到，这“世外桃源”的首府迪化城竟如此贫穷！如此落后！

猛地，林基路想起方林同志那天给他的那份材料上说，杨增新统治新疆十七年自诩为“廉洁奉公”，“苦心经营”，“塞上风云一肩挑”。但是，就是他在袁世凯称帝之后，竟以十五包黄金的贡奉，买得了“洪宪皇帝”的恩宠，得到一个“伯爵”的诰封。而那十五包黄金从何而来？还不是他“苦心经营”、搜刮民脂民膏的结果吗？不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新疆王的巧取豪夺造成了新疆的落后与贫穷吗？

汽车驶过南关，又一拐弯，来到了新疆督办公署的铁栅门前。

这是一座神秘威严的深府大院，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一派肃杀气氛。林基路顿时想起了他少年时期初次游览故乡台山县城隍庙的情景。乍一进殿，伫立两旁面目狰狞的四大金刚，曾使他毛骨悚然。游玩过一会后再看，那一尊尊泥塑的金刚，尽管面目狰狞，它们对在庙里东游西窜、对神灵老大不尊敬的小调皮们却无可奈何。表面上的凶相只能恐吓那些神经衰

弱的人……今天，守护在督办公署门前的荷枪实弹的卫兵，不也正是盛世才惧怕百姓、色厉内荏(rěn)的虚假威严吗？

汽车停在西大楼前，林基路一行被引进了一间宽敞的客厅。

“啊，欢迎，欢迎。”自称“革命领袖”的督办盛世才穿着一身将军服，肩佩上将军衔，腰间挎着一把军刀，满脸堆着笑。他一边与众人一一握手，一边又接着说：“诸位千里迢迢来到迪化，我盛某深表欢迎之至……”

待林基路等人落座之后，盛世才又喋喋不休地讲了起来：“啊，林基路、李云扬同志，咱们还是日本明治大学的校友呢！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当年你我胸怀壮志，东渡求学寻求治国良策。今日又先后来到迪化，共建新疆，愿我们亲密合作，共图大业。盛某不才，得与诸位相携，实乃大幸……”盛世才一边说，一边大笑起来，俨然一副思贤如渴的姿态。

在此之前，林基路对这位穿着上将服的“校友”的生平已大体有所了解。盛世才曾两次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明治大学与陆军大学留学。归国后投靠国民党，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参谋处上校科长等职。但因为他不是嫡系，所以得不到重用。后

经鲁效祖介绍，于一九三〇年十月抵达迪化，投奔了当时的新疆霸主金树仁。盛世才本想来疆以后当一个掌管军队的实权人物。没想到金树仁对他并不信任，只委任他个挨不着部队边儿的边防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的职务。后来，虽晋升为少将参谋长，但却仍无法直接掌握部队。盛世才百般无奈，正思谋去云南讨一个有油水的县令，捞一笔钱财另谋出头之日。这时，“尕司令”^①马仲英窜犯新疆，搅得金树仁上下不得安宁。为阻挡马仲英凌厉的攻势，金树仁不得不启用盛世才。瞭墩一战，马仲英受挫，盛世才捞到了资本，因而被提升为督署中将参谋长。但战事一平，金树仁又收回军权，盛世才只得依旧坐冷板凳。直到马仲英二次进疆，野心勃勃的盛世才又东山再起，把部队抓到了手。一九三三年，思想比较激进的“少壮三杰”陈中、李笑天、陶明樾策划政变，赶走了金树仁。这时，盛世才正统兵驻扎在迪化南郊乌拉泊。陈中与逃离督署大院藏在红山玉皇庙内的金树仁，都先后请求盛世才给予支持。盛世才一面对陈中说：“金树仁昏庸腐败透顶。陈先生举此大义，实乃人心所向。盛某当鼎力相助！”一面又对金树仁派来的人说：“金主席待我甚厚，值此奸人作乱风云际会，世才愿肝脑涂地以谢金主席的知遇之恩。”就这样，盛

世才脚踩两只船，让双方都以为他们已取得了军方的支持。但盛世才却只是移兵近郊六道湾，按兵不动，静观两虎相争。直到两天之后，金树仁见大势已去，不得不逃离迪化，盛世才方表明讨金，出席善后会议。不久，又倚仗军权，出任了边防督办；继之，他以军挟政，先后诛杀了发动政变的首领“少壮三杰”和东北军将领郑润成等，成了继杨增新、金树仁之后的集新疆军政大权于一人手中的“新疆王”。由于全国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加之新疆背靠苏联的特定地理环境，盛世才看风使舵，投机革命，自诩“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表示要与共产党“合作到底”，并邀请我党干部来疆协助工作。

那么今天，盛世才这一番殷勤款待，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林基路扫了盛世才一眼，陷入了沉思。

就在这时，一个全副戎（róng）装的警官走了进来。此人身材不高，却还精干。两个黑眼珠迅速地向全室扫了一下之后，便直直地走到盛世才身边，俯身递上了一份文档：“这是刺客的供词，请督办亲自过目。”

盛世才接过案卷，草草审视一遍，猛地站立起来，把案卷向桌上一掷：“好个省府秘书长张馨（xīng）！我早就怀疑他与‘少壮三杰’是一伙，今天果然不

差！哼，他竟敢策划暴动，谋害于我……把他抓起来！”

“是！”警官把皮鞋后跟猛地一磕，正欲转身离去，盛世才忙又唤住：“英奇呀，你就说我盛某人设宴邀请……免得惊动社会……”刚才满脸阴云的盛世才，一下子又面挂笑容。

哦，这就是李英奇！林基路扫了那向外走去的警官一眼。几天前他已从一份材料上得知盛世才有一个得力的鹰犬李英奇，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原来就是他……林基路又回过头去看盛世才……好个阴险机诈的家伙！明明是刀光剑影，却又蒙上了一层灯红酒绿。那位张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在宴请延安新来诸位同志的筵席上，偏又演出了这样一幕惊心动魄的戏剧？是偶然巧合？还是别有用心？一连串的问号在林基路的脑海里叠印着。

一待警官退去，盛世才又深有感慨地侃侃而谈起来：“这个张馨，原是个读书人。我曾委以重任，他却心怀叵测，图谋不轨，背叛革命。背叛革命就是背叛我盛世才！人心不古，人心莫测呀……如不严加惩处，怎能维持新疆革命的新秩序！……诸位刚来，对这里情况不甚了解。这塞外边城地处偏远，情况复杂，望诸位与我盛某合作到底……”在讲到“合作到底”

这几个字时，林基路分明感到，其言外之意是：倘不能“合作到底”，张馨的下场即是可援之例……面对这露骨的威胁与挑衅，林基路正欲开口回驳几句，却被陪同前来的已出任教育厅长的孟一鸣同志②以目光制止了。

大概是觉察了林基路表情的变化，盛世才旋即向林基路发问：“怎么样，老校友，我们一定会合作到底的吧！”

这一次，林基路没有顾忌孟一鸣阻拦的目光。他把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搁，便站了起来。

同来的几位同志立即把眼光投向了林基路。他们深知这个年轻的伙伴不仅嫉恶如仇、敢说敢为，而且善于立地为战，真怕他第一次见面就惹翻了这个新疆的草头王，弄得不好收场。

但林基路却不亢不卑地笑了笑，说：“承蒙督办垂青。我以为合作是要有共同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共同抗日，共同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我们正是为了抗日，为了民族的解放而到新疆来的。督办一再表示笃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坚决革命到底。我想，督办也一定会躬行实践、矢志不渝的。那么，对合作又何须多虑呢？”

“啊——”盛世才瞠目以对。他原以为刚才下令